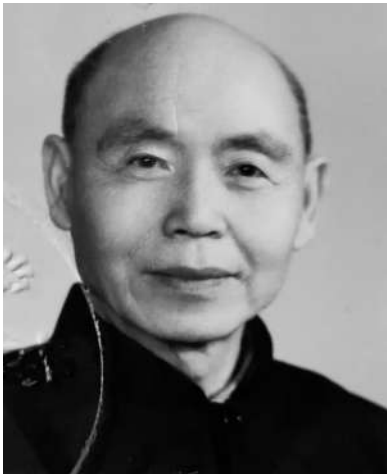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一文一武两刘春

刘歌



▲“文刘春”



▶“武刘春”

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同名同姓的革命同志,除“南北二乔”之外,新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两位李达、两位金城、两位朱光、两位都文、两位凌云、两位李琦等。这里要讲的是“文武两刘春”的故事。

## “你也是个秀才呢”

两位刘春,一位年纪大一些,1912年生于江西省吉水县,原名刘伯文,1935年在北平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,1936年2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文化总同盟,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曾使用李华、柳丹等名字做掩护。1937年初,因身份暴露,中共北方局和北京市委安排他去延安。北方局秘密交通约定的暗号是:各持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,来者念杜甫诗五律《春望》的上句“国破山河在”,接应者对“城春草木深”。中央交通局姚昕同志和他接上头后,商量化名时,建议刘姓不改,万一碰到熟人不易出错。名字可取“城春草木深”中的“春”字,于是刘伯文改名刘春,并一直沿用下来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刘春历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、院长,民族研究所所长、国家民委副主任、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。

刘春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期间,一次他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,毛泽东在会上问统战部副部长李维汉:“统战部的报告是谁写的?”李维汉部长回答:“是集体起草的。”毛泽东问:“谁执的笔?”李维汉答:“是刘春。”毛泽东随即问:“刘春来了没有?”刘春赶紧站起来回答说:“我是刘春。”毛泽东笑着说:“文章写得不错,你也是个秀才呢!”

刘春长时间从事少数民族工作,他钻研民族理论和民族教育,也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毛泽东称他是“秀才”,引得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一起工作的同事也“秀才、秀才”地叫他。

## “港报猜我即刘公”

另一个刘春,原名刘长春,1918

年生于河北黄骅。1935年到北平读高中,适逢震动全国的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爆发,他立即投入学生运动的洪流。1937年11月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8年1月1日参加了山东省省委直接领导的徕徕山起义,成为八路军的一员。为表示迎接新的斗争生活,以及避免和著名短跑运动员刘长春重名,他改名刘春。

入伍后,刘春历任团政治处主任、团政治委员、某军分区副政委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历任华东军区炮兵政委、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委,军事学院炮兵系政委、炮兵学院副政委、军委炮兵政治部主任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1961年冬转入外交部工作。

1961年4月25日中国与老挝建立外交关系,中国政府任命驻越南大使何伟兼任中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,另从解放军选调刘春为副团长,主持日常工作。1962年6月,老挝组成民族团结政府,同年10月,刘春任中国驻老挝首任特命全权大使。

香港一家报纸不知道有两个刘春,认为中国政府对老挝高度重视,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刘春调任老挝大使。香港报纸的评论,引起了刘春大使的极大兴趣,他对和自己同名同姓的刘春有了新的了解,也盼望着有机会相互结识。

## “文刘春”和“武刘春”

1963年,刘春陪同老挝客人回国访问。3月7日下午6时半,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老挝客人,刘春提前到达,准备向毛泽东汇报。毛泽东到

达后,刘春上前问候,并和毛泽东握手,自报姓名说:“我叫刘春。”毛泽东亲切地说:“噢,你也叫刘春,还有一个刘春嘛。”刘春说:“那是一位老同志。”毛泽东问:“你从哪里来的?”刘春说:“我原来在部队工作。”毛泽东问:“哪支部队?”刘春回答:“我原在22军,后调炮兵,任政治部主任。”毛泽东说:“噢,那个是文刘春,你是武刘春嘛!”

“文刘春”知道“武刘春”的名字要晚一些。1965年10月,“文刘春”参加由贺龙元帅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赴新疆,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。贺龙同代表团成员谈话时,对“文刘春”说:“现在不止一个刘春,原来解放军就有一个刘春,现在是在驻外大使,大家总是把你们两个搞混了,你是不是在‘春’字旁边加一个‘木’字,叫‘刘椿’,以示区别,好不好?”大家听了,都笑了。刘春回答说:“好是好,但这牵扯到两个人的事,还要各方面都认可,我想找外交部的刘春同志专门商量商量。”

有一次,在北京医院门诊部,值班大夫拿着病历叫“刘春”,竟然有两个老人同时从椅子上站起来答“有”。“文刘春”指着“武刘春”说:“你是刘春?我找了好多年了。”“武刘春”说:“我也找你好多年了。”两位老人互诉衷肠,特别是“武刘春”提到了毛泽东冠名“文武两刘春”的往事,两个人感慨万分,相见恨晚、一见如故。两个刘春由此经常见面,北京医院门诊部就是他们碰头的老地方。

## 文武刘春的晚年交往

一文一武两刘春,年龄相差6

岁,革命经历不同,性格、爱好各异,但对古典诗词都情有独钟,有共同的爱好。两个人都是北京诗词学会的会员。“文刘春”常有作品在《北京诗苑》等诗刊上发表。

1998年7月,“武刘春”收到学会寄来一本《当代咏北京诗词选》,并附函说明:“由于出版经费有限,入选作品一律以书代酬,特请鉴谅。现送去样书一册,并致谢忱。”“武刘春”不记得曾写过有关北京的诗,翻开样书一看,果然有署名刘春的诗作《瞻仰中南海毛主席故居》,诗后附有作者的简历。“武刘春”明白了,这是同名同姓的“文刘春”的作品。于是“武刘春”写了封短信加以说明,还特意去向北京医院门诊部查询了“文刘春”的详细地址和电话,派专人直接送去,将信和样书转交给“文刘春”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有一天“文刘春”正在家中休息。工作人员告诉他,门外一老人自称是老战友,前来看望。可当客人来到院中,“文刘春”发现自己并不认识来人。客人问:“你是刘春同志吗?”“文刘春”回答说:“是啊,我是刘春。”来人十分激动,抱住“文刘春”的双肩失声痛哭,边哭边说:“几十年了,我可找到你了。”可“文刘春”却怎么也想不到客人是谁。

客人坐定后,滔滔不绝地说起在山东抗日的往事,“文刘春”明白了,这准又是认错人,把自己当成“武刘春”了。等客人情绪稳定后,“文刘春”对客人说:“我不是你要找的刘春,你认识的刘春在外交部工作。但我知道他家的地址,我让司机同志送你过去。”客人一再感谢,又一再说对不起。“文刘春”说:“两个刘春都一样,你是我的战友,也是我的战友。今天见面也是我们有缘。”后来,两个刘春见面,谈起此事,都忍不住开怀大笑。

进入21世纪,两位老人都年过八旬,他们向国管局申请搬家时,国管局的同志建议他们住进同一个小区,同楼同单元,这样就不怕找错人了,两位老人欣然同意。“武刘春”曾为两家住进一个门赋诗一首:

三大法宝党武统,克敌制胜显神通。  
脱却戎装首使老,港报猜我即刘公。  
领袖会见曾垂询,一文一武两刘春。  
相见相识互仰慕,有缘两家今同门。

(作者系“文刘春”之子,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。)

## 文人轶事

WENRENYISHI

## 冯友兰与联大校歌

沈治鹏

1980年4月,清华校友举行西南联大校庆纪念会时,大家合唱校歌后,对此歌歌词作者为谁发生了争议。据《西南联合大学校史》记载,歌词系罗庸所作。但有人去问冯友兰,冯说是他作的。冯在1981年《三松堂自序》的附记中写道:“按说现在我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,因为1938年联大制定校歌、校训的时候,设了一个委员会主持其事。我是五个委员之一,并且是主席。现在其他四个人,闻一多、朱自清、罗庸、罗常培都不在了,只有我一个人还在,并且还没有失去记忆力。”

联大常委会和师资队伍都是由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人员组成的,尤其以清华、北大人员居多,各项工作的推动都有赖于三校人员,特别有赖于清华、北大两校人员的团结合作。校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即纯出自清华、北大。1946年建立联大纪念碑,署名为冯友兰撰文,闻一多篆额,罗庸书丹,也照顾了清华、北大两校。罗庸是北大班底,编写校歌时是联大中文系教授。冯友兰属清华班底,当时是联大文学院

长。而为校歌谱曲的张清常1937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中文系,也属清华班底。仅从避免有单方面唱独角戏之嫌考虑,歌词由清华的人署名已经不妥,何况罗庸为校歌拟好歌词的消息已先入为主地在联大传开,常委会以冯作取而代之,对罗庸的名声及罗、冯间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能不有所顾忌。因此,常委会在安排变更歌词的过程中必然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,在作出最后决议并对外公布时,宣称歌词为校歌校训委员会拟定,而不说谁是歌词歌曲的作者,属情理中事。

歌词为冯友兰所作,还可以冯所撰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》所附碑铭为旁证。与联大校歌歌词对照,碑铭的立意遣词均极为近似,风格相同,显然出于同一手笔。

此事本应由罗庸出面澄清,但罗在联大复员后未回北大,而是随联大师范学院改组为昆明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,担任该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,并于1950年病故。冯友兰则一直对此保持沉默,直到41年后才在被动问及时说明自己才是歌词的作者。

## 文人轶事

WENRENYISHI

## 刘半农的“自我剖析”

姚秦川

1917年,26岁的刘半农开始在北京大学担任法学科预科教授,同时参与《新青年》杂志的编辑工作。当时的刘半农因为博学多才,再加上授课时见解独特妙趣横生,很快博得了众多学生的喜爱,名气也一天比一天大。

正当所有人以为刘半农会一直在北大教书时,不料3年后,他却做出一个重要决定:去外国留学。当时,有些人对此很不理解。刘半农只是平静地表示,自己的知识不够系统,“不能更好地承担起教学任务,心里总担心,耽误了那些可爱的学生。”

1925年,刘半农在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,随即又回到北京大学,担任国文系教授。当时,一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,总会吹嘘抬高自己,但刘半农却显

示一贯的真诚和谦逊,还像之前那样有一说一。

有一次,他在给学生们谈到自己的求学经过时说:“我出国的時候,是想研究文学与语言学的。不料一到国外,就立时觉得‘二者不可得兼’;于是连忙把文学舍去,专重语言学。但要说到了混通的言语学,不久又发现了预备的困难,因为若要在几种重要的活语死语上都用上相当的功夫,至少得十年八年,于是更退一步,从言语学中侧重语音学。这样总以为无须更退了,但不久又发现了我的天才不够,换句话说,就是我的嘴与耳朵,都不十分灵敏,于是只得更退一步,从普通语音学退到实验语音学,要借着科学上的死方法,来研究不易凭空断定的事,正如死法中所说的‘捉住死老虎牵狮鬃’。”刘半农一番坦诚的“自我剖析”,博得了学生热烈的掌声。

## 文史观澜

WENSHIGUANLAN

## 吕保维作诗

周二中

吕保维是我国电波传播事业的创始人,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。他自幼聪明过人,但父母去世得早,只好寄居在叔父家,和堂姐堂兄一起跟家庭教师学古文和诗词。

一天,老师出了一个题目,要他们各写一篇作文或一首诗词,第二天交卷。吕保维一看,题目是“远眺”,他觉得很有意思。他想,如果只是平平淡淡地写远景,比如看到了白云蓝天、青山绿水,就会非常表面化,也许并不是老师的本意。但是如果远眺之后,只是空洞地抒发一些感想,那又会让人摸不着边。于是他结合自己以前出行的经历,写下了这样一首诗:“千里平原不见边,飞云飘渺淡于烟。仰看落日俯临水,疑是波中别有天。”

第二天,他将作业交上去了。老师一看,眼前一亮,不由自主地将这首诗反复吟读了多遍。这首诗看起来很平常,但是仔细咀嚼却很有意味。老师不

相信这是他写的,但吕保维的堂姐堂兄都证明是他写的。

老师对他叔叔说,这孩子将来大有前途,一定要好好培养。从这些看似简单、平常的诗句中就已经看出他非凡的志向,叔叔听了也非常高兴。那一年吕保维才11岁。

吕保维确实智力超群,当时他因条件限制,没及时上小学,后来直接插班到二年级,功课居然一点不比别人差。读完初二以后,他感觉自己学有余力,于是跳级进入了高一。中学毕业以后,他报考了清华大学、交通大学、浙江大学三所大学。为了解决上大学所需的费用,他还报考了由民族资本家吴蕴初先生创办的清寒教育基金,结果都被录取了,他选择了清华大学。

“疑是波中别有天”,吕保维还真说中了自己的未来,他后来投身于神秘的电波世界,筹划并开拓了新中国的电波传播研究事业。在他80多岁回忆往事时,还特意提到这首诗,可见,少时的这首诗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心中。

## 文人轶事

WENRENYISHI

## 胡适视鲁迅为“自己人”

黄山

鲁迅在世时,胡适在很多场合对鲁迅大加赞赏,并表示敬佩。鲁迅去世后,胡适鼎力相助《鲁迅全集》的出版。在胡适晚年,他多次称赞鲁迅的“勇气”,还把鲁迅视为“自己人”,称鲁迅与自己是“同一营垒的人”。

很多人都很奇怪胡适为何那么敬佩鲁迅、“亲近”鲁迅,因为在他们看来,胡适与鲁迅在性格、性情、做人、做事、作文、政治理念等方面的风格、倾向迥异,似乎不应该那么“亲近”。

其实,只有胡适本人才晓得他视鲁迅为“自己人”的真实原因。早在白话文运动时期,白话文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就发现,站在他这一边的队伍中,有一位影响力巨大的人物,那就是鲁迅。那时,白话文运动正遭受强烈的抵抗和诋毁。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进行时,旧势力、“国故派”、“学衡派”、“甲寅派”颇为不满、怨恨,反新文化的代表人物林纾更是跳出

来破口大骂胡适。他一方面给蔡元培写告状信并陈述古文不可废的理由,一方面大骂胡适“大逆不道”并指责胡适“毁灭四千年文化”。林纾还发表《荆生》《妖梦》两篇小说影射、人身攻击胡适。

那年林纾68岁,胡适28岁,眼看胡适招架不住。此时,鲁迅“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”。当林纾对以胡适为首的《新青年》、白话文、新文化运动发起进攻时,鲁迅挺身而出,斗士一样拿起如椽之笔同旧势力论战。鲁迅一篇篇文章如匕首投枪锋利无比,“杀”得“国故派”人仰马翻、丢盔卸甲、落荒而逃。

胡适非常赞赏鲁迅的立场、睿智和勇气,自叹不如鲁迅文章的气势、锋利、影响力,敬佩鲁迅之情油然而生。在胡适营垒与旧势力多次的激烈交锋中,鲁迅都在最关键时刻或间接或直接地施以援手,使胡适堂堂稳稳胜券。胡适念旧,一直记着鲁迅的这份情谊。

# 魂牵长江头 一世李庄情

——追忆两次陪吴孟超重返李庄

本报记者 韩冬

硬。为此,他不得不以借读方式进入了国立同济大学附属中学(今上海市同济中学),并很快以优异的成绩成了正式生。然而,此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,昆明的天空也时常会出现日寇的轰炸机。于是,1942年,吴孟超随同济大学附属中学一起来到了四川宜宾李庄,并于次年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。

吴孟超在李庄这座长江边上的宁静小镇求学、生活,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,收获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。

2012年5月,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吴孟超回到了李庄。再次踏上李庄的土地,那些扎根心底的记忆便在他的心中又活泛起来。

几乎不需要指引,吴孟超便迅速来到了藏于军民街的祖师殿——原同济大学医学院旧址——正是在这简陋的环境里,吴孟超与同学们不断攀登医学领域新的高峰。让记者没想到的是,学校生活期间让吴孟超印象最深刻的居然是学校的早餐,“一大桶稀饭放在地上,饭勺争来抢去,稀饭就被浇到了衣服上”“甚至吃完饭以后,稀饭桶里居然还发现有钢笔、眼镜等,那是抢饭时不慎掉进去的”“至于菜,萝卜、南瓜、青菜,无半点油星”……即便是这样艰苦的条件下,吴老依然感怀至深,“一个3000人不到的小镇,以饱含民族情怀的大义,请神像、迁牌位、腾民房、勺口

粮,为1.2万多学者、学子在乱世中腾出了一片净土,让我们能够安心研究、学习,这让我们感恩不已。”

当天中午,吴孟超谢绝了在当地星级酒店吃饭的安排,点名要在长江边的“留芬饭店”就餐。“当年的留芬不在这个位置,还要靠近江边,在码头旁边。”吴孟超的记忆力让众人感叹,如今的“留芬饭店”是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重建的。端起醇香的李庄白酒,夹起大块的李庄白肉,再来上一块李庄白糕,吴老不住点头,“还是当年的味道!”

吴孟超告诉记者,那时候学生们很穷,难得下次课,到周末或节假日,几个同学相邀,大家凑钱去“留芬饭店”,往往每人只能分得一小口白酒,一块白肉,吃得意犹未尽,“打牙祭”这个词,他一辈子都很难忘。

曾任宜宾市委书记,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解洪岩说,“正因为有了像吴老这样一批具有民族情怀的文化人,自强不息、同舟共济,才共同赢得了我们民族的自强。”

## 90岁高龄仍主刀

2016年11月25日,李庄同济医院建成开院,作为终身名誉院长,95岁高龄的吴孟超再一次回到李庄。此时的李庄刚刚完成了全面升级改造,基础设施更完善,要素保障更齐备,内外环境更加优美。

在中国营造学社旧址,吴孟超看着里面熟悉的陈设、人物照片感慨万